

桑干河凝望

张永生

细雨如丝,轻轻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桑干河桥畔,河水缓缓东流,两岸杨柳被雨雾笼着,呈现一片朦胧的青翠。柳梢垂到水面,轻轻一拂,便漾开一圈圈细密的涟漪。这便是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村——丁玲当年书写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地方。

这场雨下得恰如其分。雨落在伞面上,沙沙作响;落在河面上,无声无息;落在心上,激起一圈圈岁月的回声。一年前,我们几位文友约定,要沿着丁玲的足迹,来探访这片被阳光照耀过的土地。一年的期盼,一年的酝酿,一年的魂牵梦绕,终于在今天的雨中化作桥畔那一声声呼喊:“桑干河,我们来了!”

1946年的那个秋天,丁玲第一次来到温泉屯。那时的她,刚刚从延安的窑洞里走出,身上还带着黄土高原的风尘,眼中却已燃烧着对土地与人民的赤诚。她经历过左联的风云,受过国民党的囚禁,得到鲁迅的关怀、毛泽东的期许,从上海亭子间走出来的文小姐,已然蜕变为意志坚定的革命者。她来到桑干河畔,不是采风,不是做客,而是作为土改工作队的成员,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

白天,她挽起袖子,和农民一起挥锄翻地,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吭一声;她组织召开农会,在打谷场上扯开嗓门讲话,声音粗犷得像桑干河床

的石头;她走进每家每户的土炕头,盘腿坐下,听老农讲心里的苦与盼。夜晚,当村庄沉入梦乡,当狗吠声渐渐稀落,当最后一缕炊烟散尽,她便在那盏油灯下伏案写作。笔尖划过纸页的沙声,应和着窗外桑干河的水声,日复一日。纸张摞得越来越高,灯油耗了一盏又一盏,直到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问世。

想到这里,我不禁在桥上来回踱步,脚下的石桥被雨水打湿,泛着幽幽的青光。我蹲下身,用手触摸桥栏上斑驳的刻痕,试图从那粗糙的石纹中,寻找丁玲当年走过的痕迹。桥畔的老榆树或许见过她的身影,那虬曲的枝干像极了老人青筋暴起的手臂,树皮上的裂纹深深浅浅,刻录着经年的风雨。河中的流水或许映照过她的面庞,只是它们沉默不语,把秘密留给了时间。只有风从河面上吹来,带着一丝泥土与青草混合的气息——那气息,和80年前她闻到的,大概没有区别吧。

当年孙犁先生谈起丁玲时的那份激动,忽然涌上心头。一向用词谨慎、不轻易褒贬他人的孙犁,读了丁玲的信,竟用“举国若狂,奔走相告”来形容。这位经历了战火与沧桑的老人,这位写下《荷花淀》那样清水芙蓉般文字的老人,用这样热烈的话语评价一个人,可见丁玲在他心中的分量。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书写者,都懂得在文字背后站立着怎样的人格与风骨。

翌日放晴,我们驱车来到几十公里外的温泉屯村,这里古树掩映,民风淳朴,桑干河也如影随形流经村边,丁玲的故居纪念馆,就藏在这鲜花和绿树丛中。这就是丁玲生活过的地方,就是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人物原型和故事素材的来源地。书中那些鲜活的农民形象——刀子嘴豆腐心的张裕民,精打细算的侯忠全,泼辣能干的董桂花,他们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呼吸、劳作、爱恨、挣扎。丁玲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,是因为她蹲下来,和他们坐在同一条板凳上;因为她肯听,肯看,肯用心去疼。

走在纪念馆的展厅里,我想起丁玲说过的话:“我写作,不是为了别的,是为了人民。”她从国统区走向解放区,从个人主义的写作走向为人民创作的自觉,这不是政治表态,而是灵魂的转向。就像一条河流,经过了曲折的峡谷,终于汇入了宽阔的平原,流速慢了下来,胸怀却宽了起来。

令人动容的还有她在逆境中的坚守。上世纪50年代,一场风暴骤然降临。丁玲针对当时文坛粗制滥造的风气,呼吁作家要认真写出一部立得住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好作品,却因“一本书主义”受到批判,遭到不公正的待遇。批斗、下放、劳改、监禁……20多年的坎坷,足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,让其沉默、退缩,甚至怨恨。可丁玲没有,她像桑干河畔的芦苇,被风压弯了

平潭云海间

郭 旭 文/图

对一个地道的北方人而言,南方是一个诗意的概念。看山,是陶公的山;看水,是仲晦的水。而这山水之间,又总与愁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正如《怀麓堂诗话》所载,“许浑千首湿,杜甫一生愁”。千年之前,诗人的愁绪是松下钟神毓秀的山气,是晴日湖光潋滟的水魂,也是情到深处却无言的月钩与高楼。抬头仰望与低声吟叹之间,竟字字滴水,句句是山。千年之后,普通人的愁绪仍是月钩与高楼,却逐渐被山水治愈。

坐在这趟开往福州的列车上,隧道幽暗静谧,零星灯火点缀其间。突然,前路晨光漫道,视野扩展开来,君山就在那里,怀抱一袭明湖,静静治愈着途经的旅人。每每观山,都感慨人当如山;若是绝顶的崇岭,便一览众山小;若是云岫如画的侧峰,便轻舟过万山;若不够叠嶂、不够辽远,那便一任众生俯瞰,于苍茫云海间看天地绝宽。

下了火车,我张开手拥抱平潭。车子在宽阔的主干道上飞驰,两侧群山不断褪去,尽显平潭明海之妍媸。

黄昏时分,我前住位于主城区的龙王头海滩游玩。当晚,恰逢一场《电影的夏天》海岛音乐会,台阶之上是会场,台阶之下是海滩。台上星光熠熠、热闹非凡,满是鲜活现代气息;台下潮声往复、海风浩荡,尽显山海自然诗意。伫立海岸,晚风拂面,恍惚



坛南湾田美澳海滩日景

间竟与千年之前的韩愈隔空相逢。

819年,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文公因《论佛骨表》直言进谏,被贬谪潮州。在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一诗中,他写下“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”。遗憾有之,刻骨铭有之,但他没有低头,既已身在潮州,便谋潮州之命、书潮州之运,直至骨肉不存。在我看来,龙王头的海,便有着韩文公眼中潮州沧海的风骨,热烈、执着,潮起潮落、奔赴不息。

坛南湾的海,则有着陶渊明式的闲适、安然。这一处海滩极美,有种美人甩袖的烟雨蜜色,又有一种“以同神同”的和合大美。此番错峰出游,体验绝佳,游人疏密相宜,热闹而不喧嚣。

因为对这片海滩的偏爱,我三番而至。这边的环岛路修建得极为阔约,另设一条红色的骑行道路。车轮压过细尘,路过海坛古城,日光明劲,风声呼啸,我渐渐沉溺于这种飞一般的感受。

约1600年前,浔阳陶公曾荷着锄头路露而行,耕地,酿酒,侍奉米粮;今天,一位他的诗词的追慕者,在陌生的城市沿一条长道独自骑行,安逸、逍遥,借助锄头一般干净利索的海水,将内心的虚妄与苦闷尽数除去。陶渊明的诗文,向来旷达超然、澄澈通透。其《时运》中“洋洋平潭,乃漱乃濯”一句,意为山水自然可以濯清一切乱绪,漱洗所有烦扰,却也在文字上恰如其分地对应了“平潭”这座岛。

从“安居”到“寄心”

潘 飞

当现代都市人在“买房”与“生活”的平衡中叩问,当“安居”成为衡量幸福的重要标尺,一部《桃源深处有人家:中国古代文人置业志》(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)如同历史的棱镜,将目光投向千年前的文人墨客:他们如何在砖瓦草木间构筑栖身之所?又如何让“置业”超越单纯的经济行为,成为精神家园的寄托?这本书不仅是“避风雨、蔽寒暑”的物理空间,更是安放笔墨、寄托情志的精神载体。从陶渊明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”的田园居,到白居易在洛阳“履道坊宅”中“引水穿廊竹,开门向浦

沙”的雅趣,文人的置业选择始终与精神追求紧密相连。他们或为治学筑书斋,让“书巢”成为古今对话的场域;或为避世寻“桃源”,在山水间安放对世俗的疏离;或为雅集营园林,让亭台楼阁成为文化交往的“沙龙”。正如书中所揭示的,古代文人的安居,从来不是简单的有房可住,而是“居有所寄”——寄情于草木,寄志于笔墨,寄心于天地。这种将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深度融合的置业观,恰是中国文化“务实而不逐利,理想而不虚浮”的生动注脚。

长期以来,古代经济史研究多聚焦于土地制度、赋税政策等宏观议题,对于个体置业行为的微观考察相对匮乏;文化史研究则偏重文人的诗词书画,对其日常衣食住行着墨不多。《桃源深处有人家:中国古代文人置业志》则以置业为切入点,将经济史的“数据”与文化史的“情感”巧妙编织,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路径。

作者黄强、黄沐天从史籍文献中

爬梳史料,从文人书信、日记、墓志铭中打捞细节,让那些沉睡在故纸堆里的“置业故事”重见天日。书中不仅还原了王羲之“买宅会稽”,苏轼“筑室东坡”等名人置业的具体过程,包括购宅价格、区位选择、宅园布局等细节,也展现了普通文人“典卖田宅”“租赁屋宇”的日常经济行为。从这些有温度的历史故事中,读者既能看到文人置业时的“经济账”,如白居易记录“十万元买宅,五万钱买园”的花费,也能感受到他们的“精神账”,如米芾在“海岳庵”中对奇石的痴迷。这种双重视角的融合,让作品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阅读趣味性。

“让今天的人们也了解古人的置业,欣赏他们用毕生精力构筑的家园美宅,这也是一次亲近中国文化的过程。”作者的这一初衷,让这部学术著作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回顾,具备观照现实的深刻意义。

古代文人置业,鲜有“投机逐利”之念,更多是“安身立命”之需。他们

腰,风一过,又挺了起来。劫后余生的她自感时日不多,便更加拼命地投入办刊和创作,办《中国》文学杂志,扶持青年作者,笔耕不辍。

走出纪念馆,我忽然顿悟,丁玲的底色是真诚——对生活的真诚,对人民的真诚,对文学的真诚,对自己的真诚。或许她并不完美,但她从不虚伪。她的文字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,带着草根的气息和糞肥的味道;她的思考是从斗争中磨砺出来的,有刀锋的锐利,也有砥石的沉稳;她的灵魂是从苦难中淬炼出来的,像一块反复锻打的铁,愈发坚韧。

80年前,桑干河接纳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女作家。80年后,温泉屯以丁玲命名的公园、葡萄园、展览馆、博物馆,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。孩子们的书包里,装进了更多关于这位前辈的故事。一本书,激活了一条河;一条河,叩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。这也是丁玲用自己独特的方式,默默回报着这块曾经收留她、成就她的热土。

此刻,我脑海里浮现出她的另一句话:“人生就像一条河,有时平缓,有时湍急,但总要向前流去。”桑干河还在流淌,不急不缓,从容不迫。太阳依旧照耀,穿过云层,穿过岁月。而那个在油灯下写作的身影,那盏照亮了无数个夜晚的灯火,早已融化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,镌刻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,成为一颗不灭的星。

我一直记得君山。事实上,我对平潭所有的山都有着极深的印象,绝壁万丈、林木深郁,没有过多的开发痕迹。拿起旅游线路图,我的手一路指南线,那里写着将军山。我想,如果无法登君山,看一看将军山也好,相信都是可以一览平潭岛风韵的山头。可惜,偶遇的一位司机表示,将军山目前仍在开发,相信不久后就能弥补我们这些游客的遗憾。

无法抵达山峰,便继续观海。我沿着北线出发,一路上,司机平稳转动着方向盘,并充当时导游为我介绍沿途景观:镜沙,可以考虑住一晚民宿,近两天也许能看到蓝眼泪;渔屿村,可以待在有石头厝的地方观海;再往前,就是长江澳与北部湾生态区了……我倾听着他的每句措辞,体察到他话语中对客人都能被平潭美景彻底捕获的热切希望。

长江澳的海滩与其他不同。我刚到这时,它是一片浅滩,部分礁石从逐步褪去的潮水中浮现。至午后两三点,海水已经远去,大片大片灰黑色的礁石滩尽显,内里藏宝万千。我打开手机拍摄近处的风车,仰头感受巨人的手从头上抚过的气息。长江澳的海,垂天无波,让我想起《道德经》中所说:“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,以其不自生,故能长生。”

福州平潭,于我虽是短促一瞥,此间山海的惊鸿景致,却足以装点每位旅人的酒温岁末。

追求的不是房屋的市场价值,而是居住价值——能否容下一张书桌,能否望见一片山水,能否聚起三五知己。北宋文人李格非曾在《洛阳名园记》中感叹“园囿之废兴,洛阳盛衰之候也”,“将宅园兴废与社会盛衰相连,足见古人早已认识到:居住不仅是个体生活的事,更关乎社会的文化生态。这种“以居为乐,以宅为寄”的态度,恰是对“安居”本质的回归——让心灵有所安顿,让精神有所寄托。

从陶渊明的“桃花源”到曹雪芹的“大观园”,从文人的“书斋”到百姓的“小院”,中国人的安居梦从未停歇。《桃源深处有人家:中国古代文人置业志》以细腻的笔触、扎实的史料,还原了古代文人的置业图景,也让我们在砖瓦草木间读懂,安居乐业的核心,从来不只是“有其屋”,更是“乐其居”“寄其心”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“居住”始终是连接物质与精神的纽带,而“安居”的本质,永远是心灵的安顿与文化的传承。

古语云:“日月不失其体,故蔽而复明;江汉不失其源,故穷而复通。”确实,日月不畏浮云遮蔽,是因为自身本有光辉;江汉不惧路途曲折,是因为源头始终有梦。如果仅从励志的角度立意,我大可据此喊几句口号,写一篇美丽的鸡汤短文。然而,在“穷蔽”与“明通”的拉锯之间,我也感受到另外一些关于变与不变的冷峻思考——未必周全妥帖,却都是心里话。

先看日月,太阳之所以能“蔽而复明”,是因为它不断迸发崭新的光芒;月亮之所以历经阴晴圆缺却依旧皎洁如初,是因为它始终向太阳借一缕清辉。如果离开了持续的更新与滋养,“蔽而复明”的另一面,便是“明而复蔽”。再看江河,之所以能穷而复通,是因为源头不断涌出鲜活的泉水。没有源头的活水,便没有奔腾的浪花,也没有蜿蜒千里的气魄。可见,“体”与“源”之所以恒久,并非因其凝固不变,而恰是在动态的生长与发展中,源源不断获得新的力量。真正的恒常,不是一帧定格的风景,而是一道永不停息的奔流。

刘禹锡剑,错在忘了舟的流动;郑人买履,错在忘了尺度来自自身。以我较为熟悉的诗词创作为例,关于用韵的争论,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:有人坚守平水韵,有人推崇普通话韵,众说纷纭,面红耳赤。其实,一首诗的好坏,终究取决于诗人的见识、情感与底蕴,而不在于依凭哪一部韵书。

从《切韵》《唐韵》《广韵》《礼部韵略》到《佩文诗韵》,韵书其实一直都在随着时代与生活而动态演变。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例:明代的《洪武正韵》乃明太祖下令编纂的官修韵书,却因分韵体系与实践不合,始终未能真正推行开来,形成了“官颁《洪武》,实遵平水”的局面。这背后折射出的艺术规律,令人深思。

回望中国诗歌的长河,读者记住的是屈原、陶渊明、李杜、苏辛,关汉卿、汤显祖的作品,而不是他们用了哪一部韵书。由此我更加确信:人是诗之本,诗是人之光。而人本身也在不断成长与流

我说『明』『通』

高 昌

变,必须跟随时代的脉动去思考、去演进。

溯源而不滞于旧迹,逐光而不溺于浮华。一成不变,或胡闹乱撞,都做不到“蔽而复明”与“穷而复通”。

如果只追求云彩变化万千的花哨,便会错过日月恒久的光辉;如果一味追随肆意流淌的溪流,也终将迷失在沙漠深处,落得个“穷而不通”的结局。本源,是永远无法割舍的来路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,对于文明的根脉而言,是摆上神案供起来,还是让它融入现实人生中活起来?这何尝不是一个值得反复掂量的问题。

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“明”,又哪有一劳永逸的“通”?真正的“明”与“通”,从来不是死守陈旧的躯壳,而是在奔涌中保持生机,在放射中守住深处的光亮。

灯下漫笔

旷野追风

魏田田

每个人的心里,或许都藏着一份坚守多年的热爱。

1987年盛夏的一天,6岁的我正和好友李浩在文化馆的院子里嬉戏打闹。李浩的父亲打开办公楼下昏暗的储藏室,推出一辆老式摩托车。庞大笨重的车身、冰冷的金属外壳,在阳光下格外醒目,像一头安静蛰伏的钢铁巨兽。李叔叔落地跨上摩托,浑厚的引擎轰鸣声骤然响起。那一刻,关于风和自由的种子,悄悄在我的心底扎根萌芽。

2008年,我在京“北漂”,厌倦了地铁的拥挤奔波,一心想找一辆摩托车代步。那时的我对机车一无所知,稀里糊涂入手了一台杂牌踏板摩托。可喜悦并未持续多久,各类小故障接踵而至,反复的折腾耗尽了我的耐心,直到车子彻底无法启动,我只能无奈放弃。

2019年,我回到家乡安康,走遍全市九县一区,深入秦巴山区,走访记录乡土变迁,完成了脱贫攻坚报告文学《绿满秦巴》,也由此收获了人生第一篇稿费。正是这份踏实的劳动所得,唤醒了我的封存30余年的摩托梦。这一次,我翻阅了大量机车测评,反复对比、细细斟酌,最终选择了春风650NK。这场相遇,成为我成年年少时未竟热爱的一场自我成全。

提车那日,面对这台近400斤的重型机车,我满心忐忑。彼时,我纯粹是机车新手,仅知“一档踩,二档挑”的粗浅口诀。跨上车身,扶稳车辆,踢起边撑,点火启动,踩入一档,慢松离合,轻拧油门,我终于开启了与650NK的第一次同行。一路骑行,我浑身紧绷、紧握车把、时刻警惕,生怕操作失误,造成车辆失控。可全程下来,这台机车格外温顺,提速减速细腻丝滑,刹车力度恰到好处。它仿佛自带灵性,从相遇之初,就用最大的温柔,包容了我的笨拙与生涩。

熟练日常骑行后,我渐渐想要试探它真正的实力,想听一听引擎极致咆哮的电音。这一天,在一条空旷的大直道上,我放下所有顾虑,右手猛地加大油门,将二档

转速拉升至红线区间。平日里温和沉稳的机车,瞬间迸发出摧枯拉朽的动力。我感觉像被人从背后狠狠踹了一脚,4点几秒破百的硬核性能彻底释放,它几乎是拽着我蛮不讲理地向前疾驰。高亢凌厉的引擎轰鸣直击耳畔,迎面狂暴的风阻迫使我压低身子,眼前视线微微模糊,我真切体会到速度的极致危险,惊出一身冷汗。

松开油门的那一刻,我彻底褪去了追风的虚妄与轻狂,也终于读懂了骑行的真谛:骑行的底气,从来不是胆大,而是敬畏。自此,我不再盲目追求极速,沉下心来打磨骑行功底。我反复研读骑行圈经典的《弯道圣经》,潜心琢磨配向视线、降档补油、重心转移的核心技巧,反复练习,一点点克服心底的怯懦,只为解锁从容、安稳、松弛的骑行状态。

安康瀟湖至岚皋的盘山公路,是本地骑手公认的绝佳秘境。这里路面平整宽阔、视野通透,弯道规整有序、弯窄稀少,一路山水相依,风光清丽怡人。积攒足够的底气与经验后,我终于奔赴这条山海赛道,挑战人生第一次完整压弯。

起初,我依旧拘谨迟疑,入弯犹豫,车身倾角格外保守。慢慢调整呼吸、放平心态,我抬眼望向弯道出口,顺势转移重心,精准降档补油。车身顺着山路弧度平稳倾斜,稳稳贴合路面,引擎沉稳低鸣,清风拂面而过,裹挟着山间清新的草木气息……这场山路突破,我战胜的不仅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,更是那个畏缩拘谨、不敢突破的自己。

时光匆匆,这台650NK已陪伴我近7年。7年的朝夕相伴,它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,而是我心心相印的挚友,是平凡琐碎生活里难得的诗与远方。儿子出生后,家庭责任日渐厚重,柴米油盐填满日常,我骑行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大多数日子里,它只是安静地停靠在楼下车位,温柔包容着我归于烟火日常的平淡,也随时等待着载我奔赴那始终未曾褪色的热爱与自由。

心香一瓣